

詩經選

# 詩 經 選

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編校中国古典作品之一

余冠英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303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字数 448 字数 76,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sup>1/32</sup> 印张  $6\frac{5}{16}$  插页 2

1956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9001—30000册

定价 (7) 0.58元

## 前言

### 一

祖國的文學遺產使我們感到自豪，不僅因為它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而且因為它豐富燦爛，有優秀的傳統。我們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就標誌着中國文學史的光輝的起點和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源頭。

『詩經』裏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代表兩千五百年前約五百多年間的詩歌創造。『詩經』以外的『逸詩』往往是些零章斷句，又多僞託，遠不如『詩經』裏的作品重要。

這些作品，積累到三百零五篇，編定成一部總集，大約在紀元前六世紀中。『左傳』所記吳國季札到魯國觀樂時，魯國爲季札所歌各國風詩的次第，和今本『詩經』是相同的。而『詩三百』一語不止一次出於孔子之口，見於『論語』書中。可見在孔子時代『詩經』裏的篇數和今本也是差不多的。季札觀樂的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正當孔子的幼年。文學史家假定在那時候已經有了和今本大致相同的『詩經』通行本，是可信的。

至於「詩經」這個名稱，當然起於這部總集成爲儒家的經典以後。在孔子時代它祇被人叫做「詩」，或「詩三百」。我們現在仍叫這部書爲「詩經」，不過是依照習慣，沿用舊稱，并非將它看做「聖賢」的著作，或表示它和一般的詩歌總集有何區別。

「詩經」分爲風、雅、頌三個部分。風雅頌是從音樂得名。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就是各國土樂的意思。古人說「秦風」、「魏風」、「鄭風」如同今人說「陝西調」、「山西調」、「河南調」。「風」字的意思就是聲調。

「詩經」有十五國風。其中邶、鄘、衛三風實際都是衛國一國的風。「周南」、「召南」都是「南國」之風。這裏所謂「南國」泛指洛陽以南直到江、漢的廣大地域。全部風詩產生的地域不出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及湖北北部。

雅是正的意思，周人所認爲的正聲叫作雅樂，正如周人的官話叫作雅言。雅字也就是「夏」字，也許原是從地名或族名來的。雅樂又分爲大雅、小雅兩個部分。「大」「小」之別向來沒有圓滿可信的解釋。可能原來祇有一種雅樂，無所謂大小，後來有新的雅樂產生，便叫舊的爲大雅，新的爲小雅。大雅全部產生於西周，小雅裏兼有東周的詩。

頌是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近人王國維「說周頌」道：「頌之聲較風雅爲緩」，因爲

頌詩多無韻，不分章，篇製短小，而根據「儀禮」知道奏一首頌的時間是很長的，這些現象都可以用聲緩來解釋。聲緩可能是頌樂的一個特點。清人阮元「釋頌」說頌字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頌樂是連歌帶舞的，舞就有種種樣子，因為有這一特點所以叫做頌。這一說近人採取的比較多，但是頌中雖有舞曲，其全部是否為舞曲尚無從證明。所以阮說祇是可供參考的一種假說。（容字也有舒緩的意義，讀頌為容，反而可以助成王說。）

頌詩分周頌、商頌、魯頌。商頌大約是前八、七世紀之間宋國的詩，魯頌是前七世紀魯國的詩，體裁風格受了風雅的影響，和周頌不同。

綜上所說，風、雅、頌是音樂上的分類。「詩三百」本來都是樂歌。「墨子：公孟篇」道：「儒者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道：「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詩經」和音樂關係密切，是無可懷疑的。

三百零五篇中大部分是各地民間歌謠，小部分是貴族的製作。歌謠的採集方法，先秦書中沒有明確的記載。漢朝人却作過一些說明。「漢書：食貨志」說：「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於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這是說周朝負

責採詩的人是「行人」之官。何休「公羊傳註」却說：「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間采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這是說國家爲了採集歌謠還養了大批的人。這些大概都是根據漢朝樂府採詩的情形所作出的想像，周人是否有一套採詩制度還是疑問。漢人所想像的情形也是可能有的，但我們以爲各國的歌詩聚集到周天子的朝廷，更可能由於諸侯的進獻。『論語』和『左傳』有列國之間贈樂的記載，諸侯進獻土樂於天子也應該是可能有的事。『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晉悼公）以師攄、師觸、師蠲（三人都是鄭國的樂師），歌鐘二肆（三十六鐘），及其鐘磬，女樂二八（女子能奏樂者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晉國是諸侯盟長的地位，可以得鄭國贈送音樂，以周天子的地位列國向他獻樂該不是希有的事。從上引這段記載，更注意的是樂師可以送給別國。樂師本是掌管音樂的官兒和專家，他們以歌詩誦詩爲職業。他們不但熟悉本國的歌謠，還可能是本國採詩工作的負責人或參加者。這些人除了被送給別國之外也能够自由到別國去，如『論語：微子』篇記載着魯國的「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摯、干、繚、缺都是樂人的名字。樂師們往來於列國，就幫助了各國樂章的傳播，他們聚集到王廷，也就使得各國的

歌詩匯集於王廷了。

貴族製作的詩，或是爲了諷諫與歌頌，或是爲了典禮。『國語：周語上』說周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邵公諫道：『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晉語』六記范文子的話，也提到『在列者獻詩』。『毛詩：卷阿傳』也說：『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這些由公卿列士做了獻上去的詩都是爲了『陳志』，陳志不外諷諫和頌美。此外，遇有祭祀、出兵、打獵、宮室落成等事，往往要奏樂唱詩，這類典禮的詩大概出於天子左右的巫、祝、瞽、史之手。

詩的傳授者最初是樂官。古代貴族所受教育以詩樂爲先，而掌教者就是樂官。『周禮：春官太師』：『太師掌六律六同……教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禮記：文王世子』：『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這些話都說明樂官兼管教育，他們是詩學老師。到孔子時代，學術、教育出於私門，仍然以詩爲教學的重要科目。

古時貴族階級學詩有其實用的目的，詩和禮樂不能分，禮樂是貴族階級生活的重要部分。除了上文說到的諷諫與頌美要用詩，典禮要用詩而外，日常生活中還常常要借詩和音樂來表示情意，其作用幾乎等於語言的一部分。『周禮：大司樂』說：『以樂語教國



子：興、道、諷、誦、言、語」，這便是以歌辭來表達情意。「荀子：樂論」道：「君子以鐘鼓道志」，也是說貴族階級要用「樂語」來表達情意。以樂歌相語大概由來很古，初民生活中男女戀愛就是要用音樂歌唱來交通情感的。這種風俗至今還存留着。古時貴族階級借詩言志，在外交場合尤其不可少。「左傳」、「國語」記載外交上賦詩的事很多，有時祇是酬酢，有時完全借詩句辦交涉。例如「左傳」（文公十三年）載鄭君和魯君會於棠地，鄭君這時要和晉國修好，希望魯君爲他到晉國去說情。在宴會時鄭大夫子家賦「小雅：鴻雁」這篇詩，取這詩第一章侯伯哀恤鰥寡，劬勞于野的意思，暗示需要魯國哀恤，代鄭國往晉國關說。魯大夫季文子答賦的詩是「小雅：四月」，取首章行役踰時，思歸祭祀的意思，表示拒絕。子家又賦「鄘風：載馳」的第四章，取其小國有急難，盼望大國援助的意思。季文子又答賦「小雅：采芣」的第四章，取其「豈敢定居」的意思，表示允許爲鄭國奔走。這一場交涉，兩方全借賦詩示意。從這類的記載可以知道春秋時貴族階級學詩的用處。孔子是強調學詩的，他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夫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是說學詩除了幫助言語還有更廣泛的用途。

孔門重詩學，孔子以後的儒者也都諷誦和絃歌『詩三百』，他們談道說理也常常引詩爲證。對於詩的解釋也有所傳授。他們用詩說詩也和賦詩一樣，是斷章取義的，他們對於詩義的了解並不完全正確。不過他們對於『詩三百』本文的記誦保存是有功的。否則在詩樂分離之後，這些作品會不會散失，能不能流傳，是很成問題的。

## 二

周頌產生於西周前半，大雅中從西周初到西周末的詩都有。這兩部分的詩在『詩經』中時代較早，性質相近。周頌多屬祭祀詩，大雅裏也有不少祭祀詩，周頌裏多數是周人歌頌祖先的詩，大雅裏也不少。一般地說，這些詩的藝術價值遠不如國風和小雅，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篇章。周頌裏春夏祈穀、秋冬報賽的祭歌往往陳述農功，有關於農業生產的比較細緻的描寫，如『載芟』篇開端十句：

載芟載作，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嘒其饁，思媚其婦。

這是說除去草木，將土耕得散鬆地。上千對的人一齊耘田，高田低田都有人耕作着。

父、子、兄、弟，一個個筋強力壯，勁頭兒挺足。送飯的鬧鬧嚷嚷地來了，都是些漂亮的娘兒們。這是大規模集體勞動的場面，以簡短的文字描繪出複雜的動態，正是我們的古代詩歌的特色。又如『良耜』篇寫收穫的場面道：

耨之捭捭，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這一節的大意是說：刷刷地收割，多多地堆積。堆得像牆一般高，梳篦一般密。上百的穀倉裝滿了。女人孩子都得到了休息。這裏也是以寥寥幾句展示巨幅圖景，給人深刻的印象。

敘事詩是大雅裏的突出部分之一。『豳』、『生民』、『公劉』三篇是其中更突出的部分。『生民』歌詠周始祖后稷的靈跡和功德，在那些神話化的敘寫中反映周人對於這一傳說人物的熱愛，因為相傳他是農業的發明者。

誕實之隘巷，牛羊腍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實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這一章寫后稷被棄而不死的神異。最初得牛羊餵乳，最後得鳥類覆翼，當羣鳥飛去的時候，后稷開始啼哭，聲滿道路。這些敘寫，簡潔而生動。三千年前的文學語言已經如此

精鍊，簡直使人不得不驚異了。本篇寫后稷試種瓜、豆、禾麻等莊稼：

藿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寫后稷後來種穀的成績：

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這裏有豐富多變化的形容詞。此種對於莊稼的鄭重的描寫，反映古人對於掌握農業技術的喜悅。

『公劉』篇寫周人由邠到豳的一次移民，從準備起程寫到定居營建。關於觀測地形、經營宮室、分配田畝、君臣宴飲，以及水利、軍制，甚至鍛冶等事都有敘寫。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掛着佩刀，上下山原。這就是勤勞的移民領袖公劉的形象。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這就是開始得到安居的大衆，歡樂笑語的生活圖景。

『縣』是寫周人在古公亶父率領下，由豳遷到岐下的又一次移民。詩共九章，從遷岐、授田、築室直寫到對外族的鬥爭。第三章寫岐下土地的肥沃道：

周原靡盬，萑茶如飴。

連苦菜都長得像糖一樣甜，見得水土之美，真是善於形容了。第五、六章寫開始建築的情形道：

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敲起大鼓本是爲了鼓勵勞動，但是百堵之牆同時並起，盛土、倒土、築土、削土的聲音把鼓聲都壓下去了。讀了這一段，那場地上衆多的工人和十分起勁的勞動一下子就在讀者眼前現出來了。這真是有聲有色的文字。

此外還有『皇矣』、『大明』兩篇，記文王、武王的武功。五篇聯起來便成爲一部周人建國的歷史。這都是大雅中較早的作品，大約產生於周成王時。這些敘事詩也許是祭祀時頌祖之歌，『生民』篇就有人說是郊祀以后稷配天的樂辭。上述三篇雖是歌頌祖德，歌頌英雄，却反映了人民的創造力量、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勞動熱情。詩的動人之處就在於此。

西周到夷王、厲王以後，政治腐朽，外患嚴重。產生了一些士大夫抱怨或諷刺王室

的詩，如「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等篇（厲、幽兩代產品），暴露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反映了社會的混亂與人民的怨恨。這些詩也是大雅裏重要的部分。爲了方便，在下章和小雅裏的同類的詩合併起來談。

### 三

小雅裏也有不少責斥現實，反映喪亂的詩。這些詩大致產生於西周末葉與東周初年，多數爲幽王時代產品，和上舉大雅「召旻」等篇或爲同時，或相銜接。

西周的盛世並不長，自昭王穆王以下時時感到承嗣爲艱。到夷、厲時代，社會危機便充分暴露。厲王是在「民不堪命」的環境中被「國人」所流逐的。宣王號稱「中興」賢王，對外雖然能抵抗異族，對內反而因爲剝削過重，加深了危機。幽王以後一蹶不能復振。東遷以後的周室，共主的資格便名存而實亡了。「大雅：桑柔」相傳是厲王時代的詩，形容那時危急情形道：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瀕）。

這是說當時動亂之中人民死喪離散，僅存的人有如焚燒後的餘燼，國運已經走到了盡

頭。『大雅：召旻』相傳是幽王時代的詩，形容那時不可收拾的局勢道：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漢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這是說在饑饉流亡的同時，四面受敵，邊陲盡陷於荒亂。在這樣的時代裏便有些詩人爲了追究責任尖銳地指責統治者的昏亂、荒淫、腐朽。『大雅：抑』（厲王時詩）道：

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汝）雖（唯）湛樂從，弗念厥紹。

這是說當時的執政者，倒行逆施，百事俱廢，祇知飲酒作樂，全不想繼承先人的事業。

『小雅：十月之交』道：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們維宰，仲允膳夫，棗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這裏列舉幽王的佞臣七人，是當時的權門。『豔妻』指褒姒。他們內外相結，炙手可熱。這都是大胆的揭露。

另外一些詩則指出了社會的不平。『小雅：正月』道：

低低彼有屋，蔽蔽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哲矣富人，哀此惻獨。

那些猥陋小人都擁有財產，安樂地生活；而一般人都吃不消災變，處於悲慘的境地。這

是貧富之間的苦樂不均。『小雅：北山』道：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慄）慘（慄）劬勞。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慄）慘（慄）畏咎。

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這是寫貴賤之間的勞逸不均。試譯爲今語如下：

有些人在家裏安逸；有些人爲國事筋疲力竭。

有些人吃飽飯高枕無憂；有些人在道路往來奔走。

有些人不曉得人間煩惱；有些人身心不斷操勞。

有些人隨意優游閒散；有些人爲王事心忙意亂。

有些人貪杯盞終日昏昏；有些人怕得罪小心謹慎。

有些人耍嘴皮祇會扯淡；有些人爲公家什麼都幹。



從這樣尖銳的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貴賤的鴻溝，貴者奢逸享樂，賤者被壓在勞役重負之下。這篇詩雖說是發個人的牢騷，實在道出了普遍的不平。

『小雅：大東』篇反映了東方諸侯（殷、奄諸族）與周人之間的矛盾。詩中說在西方的周人掠奪之下，『大東小東，杼柚其空』。而東人與西人相比，一切都是不平等的。詩云：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在這樣的對比之下，見出東人被剝削、被奴役的地位和勞苦貧困的生活。

這詩後半列舉天上星宿有空名無實用，來說明不合理的現象無處不存在，表示上天也不能有助於東人。

維天有漢，監（鑑）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鯨）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這是說：天上的銀河照人祇有光沒有影。織女星織布不能成紋。牽牛星拉車也不成。天畢星張在路上，用得不得其當。簸箕星不能拿來簸糠。斗星也不能拿來舀酒漿。末尾